

小說月報
茅盾題



法國文學研究

第15卷 號外

1924

小說月報號外

法國文學研究目錄

法國文學對於歐洲文學的影響……………鄭振鐸（一一四）

中產階級勝利時代的法國文學……………耿濟之（四一六）

法文之起源與法國文學之發展……………胡夢華（五—四）

法國戰時的幾個文學家……………王靖（三—四）

十九世紀法國文學概觀……………劉延陵（一一九）

法蘭西近代文學……………謝六逸（一九—四〇）

法國的浪漫運動……………希孟（一一三）

法國的自然主義文藝……………汪馥泉（二—三）

近代法國寫實派戲劇……………胡愈之（一一三）

大戰前與大戰中的法國戲劇……………王統照（三—六）

法國近代詩概觀……………君彥(三—六)

★

巴爾扎克底作風……………佩蘅(一—四)

波特來耳研究……………聞天(五—二〇)

羅曼·羅蘭傳……………沈澤民(二〇—四一)

文學批評家聖佩韋評傳……………俊仁(四一—五二)

佛羅貝爾……………雁冰(五二—五七)

★

四個人的故事……………巴比塞著……………CF女士譯(一一—四〇)

比勃里斯……………魯意著……………周建人譯(四一—二二)

馬丹埃士果里野的非常奇遇……………魯意著……………李劫人譯(二二—二六)

斯摩倫的日記……………蒲勒浮斯特著……………李劫人譯(二六—三三)

信箱裏的鳥……………伯盛著……………鮑志惠譯(三三—三八)

三個播種者……………孟代著……………CF女士譯(三八—四二)

生命是爲別人的	包爾都：著	徐蔚南譯（四一—四七）
歸來	菲利普：著	仲持譯（四七—五二）
旅行	莫泊三：著	潤餘譯（五一—五五）
創子手	巴爾扎克：著	仲持譯（五五—六三）
侯爵夫人	喬治桑：著	澤民譯（六三—八二）
柯華西斯	繆塞：著	展和譯（八二—一〇二）
穿麵包鞋的小孩子	哥底：著	斐成譯（一〇二—一〇六）
永世	拉夫丹：著	雷晉笙譯（一〇六—一二一）
啞妻	法朗士：著	沈性仁譯（一二一—一四四）
法國文藝家錄	明心	（一一—五五）

插

圖

藝術家與其女(三色版)..... E. L. Vigée Lebrun 作

愛情解除武裝了..... E. Mumiér 作

邀請..... P. Dupius 作

法國文藝家像..... 三十人

B. Pascal—Molière—D. Diderot—J. Racine—J. J. Rousseau—J. La Fontaine—Voltaire—

Madame de Staël—Dumas Père—Dumas fils—T. Gautier—V. Hugo—Sainte-Beuve—George

Sand—Flaubert—Maupassant—E. Zola—H. Balzac—Gyp—A. Daudet—Counters de Nalles—

M. Barres—R. Rolland—P. Claudel—M. Rostand—Mme. J. Granier—M. Bunnat—A. Rodin—

J. Massenet—Dettaille—Mme. Réjane.



法國文學對於歐洲文學的影響

鄭振鐸
沈雁冰

法蘭西之名

給我們一個名字，能够充滿心靈以
引導人類的光明的思想，
學問的燦爛，與藝術的愉樂的，——

一個名字，能够敘述出一個光榮的參預，
在人類的長久的苦役與猛烈的戰爭裏，
以期打開一條路，
從黑暗中走到

自由博愛平等的日子的，——

一個如明星似的名字，一個光彩輝耀的名字。
我給你們以法蘭西！

—Henry Van Dyke 作。

一 第一期——第十一、第十二及第十三世紀

克爾底 (Celtic) 及格拉柯·羅馬 (Graeco-Roman)

的傳說的史詩，經過了法國的媒介而轉移成為德國的史詩。騎士的觀念，從法國流傳出去，在十二世紀德國的戀歌 (The minnesongs) 裏表白出來。在這些戀歌裏，讀者可以見到他們所描寫的貴族的人生的觀念。那個時候的公衆生活的基礎，即建立於其上。

德國的洛蘭史萊特 (Rolandslied) 差不多是直接

模倣法國的敵遜特洛蘭 (Chanson de Roland) 的。然而敵遜特洛蘭裏是充滿了愛國的熱情與對於甜蜜的法蘭西與她的英雄的親摯的熱心的。她自己是一個法國的國家感情生長的美麗的證據。至於洛蘭史萊特就與她不同了。洛蘭史萊特所缺乏的是活氣與熱情。這是一般模倣的作品所具有的通病。

各地的抒情歌 (Troubadour-song) 是戀歌的直接

感發者。有了這些美麗的抒情歌，我們才有那些豐富而音調充實的德國的抒情韻文，如戀歌之類，優美地表現出詩的與騎士的戀愛觀。宮庭的史詩，如尼拔龍勤萊特 (Nibelungen Lied) 等，都是由騎士詩歌所產生的，而那些騎士詩歌則也是受法國的抒情歌所感發的。這些從外國傳說裏來的德國的史詩，其造成完全是由於要娛悅那些貴族裏的婦人與男子，他們都是讚頌「勇敢」的。法國是騎士的家，勇敢的觀念與詩的傳說都是從她那裏流傳到德國去。在德國宮庭詩歌裏，我們可以見到一種法國宮庭儀節的直接模倣，法國當時的各種流行的遊戲也都包含在裏面，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法國是這些詩歌的首創者。

法國常常以她的知識特出一時。即在七百七十一年，當查理大帝 (Charles the Great) 做法國的王與西歐的帝時，他已在他的長柏爾宮 (Aix-la-Chapelle) 裏設立了一個學院，他自己也在其中得一個地位，同時並引集了許多最著名的學者到那裏來。那時的法國已是飄浮在知識的海上；她已經有了許多的書籍與許多的學者，同時的諸國，沒有一個能夠與她並肩的。她送了她知識的水源到世界的各地去。德國的著名人物也到巴黎來討論教育

的問題。

十四世紀的教訓的與敘事——禽獸故事——的詩歌也可以在法國尋到他們的泉源。這些詩歌在許多方面表明出他們是從戀歌裏產生出來的。但他們却與宮庭的史詩不同；他們並不是寫來娛悅宮庭中人的，乃是寫來教導一般平民的。他們可以說是一種娛悅而帶教訓的諷刺人的性質與社會的詩歌。他們敘寫人的性格，在日常的影響與經驗下面發展的。

這些敘事的詩歌，在法國的文學裏的，較之別の後起的模倣的作品更有活氣，更能感人；這可證明他們原是法國所始創的。在這個地方，法國所給與歐洲的恩惠却不少；因為這些禽獸的敘事詩歌，乃是近代的寫實小說的先驅者。在法國的這些敘事詩之一萊尼克 (Reinike) 裏，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地方，表示出社會的習俗的虛空；我們更可以找到許多地方，表白出對於無辜者與卑下者的同情，對於傳說的威權的妒恨，且尊敬知慧甚於機警。這些都與近代的小說有同樣的寫實的傾向。

二 第二期 (一二七三年——一四九四年)——

文藝復興

歐洲的文藝復興，雖始於意大利，而實因法國的媒介，才能迅速的傳布到西歐去。文藝復興是一個偉大的獨立的宣告。他破壞了朽舊的規律，回歸到真的古典的藝術。在藝術一方面，她產生了拉斐爾（Raphael），安格洛（M. Angelo）及文西（Da Vinci）的傑作。在宗教一方面，她引導到宗教改革的路。在哲學一方面，她斥去了學院主義。在政治一方面，她倒翻了封建制度，引起了一種國家的感情與憲法政府的組織。意大利開始發見古典的藝術，而法國則把這個藝術帶到德國、英國與西班牙去。她所以能極容易的做這種傳播的工作，就因為她無論在商業上或在戰爭中，都與那些國家有最親切的接觸。德國是受宗教改革的影響最深的一國，然而在廣義上，宗教改革實開始於法國。李弗爾（Jacques Lefevre of Etaples）可以稱為法國的新教之祖。他在路得（Luther）驚人的反對運動未起的五年之前，已發與他同樣的議論。雖然法國的國會及大學反對這種思想自由的新教義，然而法蘭昔斯第一（François I）却幫助他們，他選了李弗爾做了他孩子們的教師。克爾文（Calvin）和史文黎（Zwingli）是兩個宗教改革運動中的大師。他們的重要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克爾文尤有很高的文學的價值。在哲學方面，法國也是領袖。文藝

復興所引起的批評精神，在法國獨為強盛。法蘭昔斯第一尤其對於文學與哲學有很深的興趣。在政治方面，法國又是一個先進者。洛琪（Lodges）說，德國在一二七三至一三三三，還是一羣散漫的小國，至於法國則已把全國結合為一，成了一個強壯的國家的組織。在這些時候，法國全國建立了許多大學和其他學校。

拉柏萊士（Rabelais）是法國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一個文字大師。他用的字極多，增加了不少的藝術的與科學的專門名詞給法國。他所用的語源，自希臘、拉丁以至所有在當時的法國所說的語言都有。他的二部重要著作是“Gargantua”和“Pantagruel”，許多國的人都讀他們，在德國尤發生很大的影響。有一個批評家說，我們知道了拉柏萊士就是知道十六世紀的思想。

龍沙（Ronsard）是法國的一個大詩人。他深受了文藝復興的影響，以為法國的詩歌的完美，僅能由模倣希臘及拉丁的名著而始可得來。龍沙為當時法國七星社的領袖，他們定下了作詩的格律。德國的詩人奧配茲（Opitz）也努力的模倣他們的作風，把他們的影響，帶到了德國。

麥爾哈（Malherbe）曾被批評家稱為完美的法國詩歌之父。他是當時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他的自信力很堅，

他喜歡文學的辯論，常常勇敢的斷定：那是對的，或這是錯的。他的詩所以被稱為完美者，因為他是第一個詩人，他的詩裏有完整的風格。他的用韻極正確，他的詩趣極高逸，他的詩的外形能與他的思想相和諧。這就是法國詩歌的格律，從他才規定下的原因。他寫一首詩，每因一句一字而更易至一二十次而不止。有一個關於他的笑話。他的一個很好的朋友死了妻子，他想寫一封信去安慰這位朋友。因為他想把這封信寫得更完好些，直至他的朋友已經再娶了一位妻子，他的信尚未寫好。

埃拉史摩 (Desiderius Erasmus) 雖生於和蘭而實受教育於法國，在實際上，可以說是法國人。他是一個最有力量的運輸文藝復興到歐洲北部去的人。他長於拉丁及其他文字。他是當時的一個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他把南方的文化與北方的力量聯合起來。他在英國，尤有很大的影響，且曾到牛津 (Oxford) 去講學。

這時的法國可稱為歐洲的知識的中心。法國的文學，其影響被於各地，各處的學者也都跑到法國來。法文是德國和英國的人常說的話。意大利文反遠不如她。所以文藝復興的精神，實可說是經由法國而始能光大的。

三 第三期——十七世紀

十七世紀的法國，其思想與文學之影響於歐洲者較前尤為顯著。麥爾哈使 法國的詩格達到了完善之境。這種形式上的完美正是當時各處所熱心尋求的。於是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各國，便都隨了法國的後塵努力求文藝的風格上的完整。

經過了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始顯重要；經過了十七世紀，一種新的人文主義也顯出頭角。唯理主義及人文主義都可以從法國尋求他們的泉源。

狄客爾 (Descartes) 及福祿特爾 (Voltaire) 是這個新運動的主要人物。唯理主義是想用自然科學的工具，竟人文主義用文學去做的未竟的事業。她是外世界與內世界的一種在真理的最高判院之前的完全的實驗。她引導人去求一種宇宙的眞解。她是福祿特爾及百科全書派的知慧的懷疑主義的原因。這個運動給德國的知識階級以很大的影響，在十八世紀時，她成了德國大學的流傳的思想方式。狄客爾承認一切的真理的威權，祇要她是從『我思想，所以我如此』的程序裏出來的人自己的心裏，先有了分析的評判，於是把全個內與外的世界的組織放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如此，狄客爾把古人的哲學棄去，而引進

了一種新的哲學，並且他還給我們一種新的世界的物質的解釋與系統的思想。他的哲學，一世紀後才流行在德國。他的許多書都不能在法國出版，有的送到和蘭去印，有的送到德國去印。因此，法國的影響更迅速的傳布出來，狄卡爾的偉大作品也散播得更遠。即在瑞典，也深受了狄卡爾的唯理主義的影響。

柏克爾 (Bacon) 是最偉大的強辛 (Jansenist) 派的散文作家之一。在十七世紀的文學上，也有極大的影響。他是一個多方面的作家；有的人說，十七世紀的生活的各方面幾乎沒有不與他相接觸。他研究數學，有許多發現，又做了許多著名的科學的考察。他的 "Pensées" 是法國文學上的名著之一。這部論宗教的大著作曾給萊辛 (Lessing) 以很大的影響。

這個時代的德國，受法國文學的影響更深。許多人說法文，同說本國文一樣的好。所有的作品都以法國的名著為他們的著作的規範。他們把他們的靈魂與腦筋都沈浸在法國文學裏。當時最著名的介紹法國文學的人有二，一個是前面已經敘過的奧配茲，一個是哥呼特 (Gottsched)。

十七世紀後半——黃金世代

到了十七世紀後半，法國的文學已到了她的黃金時代；這時是路易十四的時代，法國的繁盛達了極點。法國的作家對於其他各國都有了極大的影響。偉大的永久的著作，如 "Misanthrope", "Le Tartuffe", "Phigénie", "Atalie", "L'Art Poétique", "Le Télémaque" 以及拉豐丹 (Fontaine) 的寓言，賽文夫人 (Mme. Sevigne) 的尺牘等等，都產生在此時。德國、英國及西班牙都深受她的感化，人人都學着法語，都要知道法國，都熱心的讀着法文的名著。

莫利哀 (Moliere) 在許多作家當中，勢力尤大。他的 "Le Misanthrope" 批評當時的社會；他的 "Tartuffe" 敘述宗教上的偽善者。他不僅是一個喜劇作家，而且是一個大哲學家。

康南 (Corneille) 的著名作品，如 "Le Cid", "Hodace", 及 "Pompeé" 等在這個時代也很重要。"Le Cid" 尤為不朽的美麗的作品之一。在這個時代之末，莫利哀、康南及拉喜納 (Racine) 諸人所著的法文戲曲，在德國劇場有絕大的勢力，直至萊辛出來後，才把他們掃除了，而建立一個德國式的劇場。

拉丰丹 (La Fontaine) 的大成功，與莫利哀諸人不

同，乃不在於戲曲，而在於寓言。他把什麼事物都給與了一種愉快的與美麗的氣象。他不僅是一個可讚美的自然與動物世界的繪畫者，而且也是一個深沈的明白人的心靈與性格的作家。他的創造者在這些動物的小世界裏所說的，所做的，都是人類在日常所說的，所做的。他的文體，簡樸而動人，除了莫利哀以外，他可以說是當時最不受古典派影響的人。他的這些寓言，在別國的文學裏，也曾印上了很大的影響。

法奈龍 (Fenelon) 的 "Télémaque" 曾被譯為德文，而受全德國的歡迎。他做這部書完全是為了教育的目的。還有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名 "Traité de l'éducation des filles"，是關於婦女的。他的意見，以為女子須被教育而去完成她的生命上的使命——即為一個賢妻與管理家政者。這部書在女子個人與在女學校裏讀者都極多。

鮑哇洛 (Boileau) 對於耶穌會徒的嚴厲攻擊，使他在英國和德國知名。西班牙人讀他的書的也很多，但他們對於他却是毀譽參半。批評家稱他的功績，以為他是把文學從天上帶到地上來，從貴族那裏帶到平民那裏來的。他的銳利的諷刺與絕頂的機警，我們都應該讚美。有的時候，他也被稱為近代的何拉士 (Horace)。他主張理智比之想

像更為重要；他繼承了馬爾哈的事業，把韻文與散文合為一起。他的 "Lutrin" 曾被英國大詩人蒲伯 (Pope) 的讚美，他的風格且被他模擬過。

拉喜納 (Racine) 以他的豐富而和諧的韻文，他的戲曲結構的技能，及他的銳敏的感情的分析著名。他的美麗的故事，"Esther" 和 "Athalie" 曾譯成了許多國的文字，直至現在，還是學校裏的通行的書，不僅在法國，且在外國的學校裏。但他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一篇悲劇 "Andromaque"。

賽文夫人 (Madame de Sevigne) 是路易十四時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她用了尺牘的形式，創立了一種新的文學。她的尺牘無論在歷史上或在文學上，都是極重要的東西；裏邊充滿了情感與高尚的精神及愉快的機警。她和當時的宮庭很接近，所以關於路易十四的事蹟與性格，在她的尺牘裏可以得到不少材料。這些尺牘，到現在，許多國的學校裏，還都取來當做法文範本。

在敘述了以上的幾個重要作家之後，我們必須在此提及兩個偉大的演說家，他們對於歐洲的文化都很有貢獻；一個是報塞特 (Bossuet) 一個是弗萊超 (Flecher) 而報塞特尤為重要。報塞特在二十五歲時即得博士的學位，

後來做了宮庭的宣講者；成一個完善演說學家。他又是一個最大的古典學者。他的對於歷史的著作，在法國文學裏是一個好的作品，同時又發明一種新的歷史，即歷史的哲學。他的著作在英德二國影響很大，他的演說集則為後來演說家所取範。

這個黃金時代的法國文學，不僅影響及於北歐，且影響及於南歐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文學，此時正是衰落的時代。因為他們自己的文學作品停滯不進，所以他們天然的便向當時傑作蜂出的法國望着，很熱切的去接受法國的出產，以為他們精神上與心靈上的糧食。這個趨勢，因路易十四的孫子菲力第五與西班牙的宮庭的結為婚姻，而更為顯著而且急進。法語成了西班牙宮庭中的言語。法文著作，迅速的流傳入西班牙。這種現象，直經過十八及十九兩個世紀。自此以後西班牙文學受法國文學的深刻的影響，至少在百年以上。在這些時期之內，西班牙作家所產生的作品幾乎無一不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受法國的影響的。

四 第四期——十八世紀

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對於世界的影響，可以分做前後兩段來講。第一段的主要人物是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和福祿德爾 (Voltaire) 第二段的主要人物是盧梭 (Rousseau)。

孟德斯鳩雖是一個法學家，但他的「氣候與環境對於民族性之影響極大」一說，却又在文學界得了新領土。那時德國的文學家如赫爾特爾 (Herder) 和哥德 (Goethe) 是最先接收孟德斯鳩這理論，而且把他發揮光大了的。赫爾特爾是文學史家，在一七九七年出版的德國現代文學一書中首先應用孟德斯鳩對於民族性的見解，去研究德國文學；他說文學是民族性之表現，並由此說明文學發達的公例。他以為文學藝術之最高形式並非全是創造出來的，他們是聚居於一地的人類（即一民族）所接所感之自然的結果。他相信凡在同一境遇同一環境下之人類，其所以思所感，皆為整個民族性之一點一滴。孟德斯鳩分析各民族的政治而研究民族性，赫爾特爾則分析一民族的語言宗教文學而研究民族性；他確是受了孟德斯鳩的暗示的。大詩人哥德對於文學的見解，也受了孟德斯鳩思想的暗示；他在「*Dichtung und Wahrheit*」裏說道：「他教我們視作詩為全人類之普遍的天賦，而非幾個富有學養的人們的私產。」

和孟德斯鳩同樣地——或許更大——有影響於德

國文學的，是福祿德爾。他是德國皇帝佛萊特立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好朋友，他把法國的詩學教授大帝；他的著作充滿於大帝的藏書室中。因為有大帝在上極力提倡，所以福祿德爾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在德國大大風行起來。那時的文風，亦含想像而趨於理知。所謂十八世紀的寫實主義——以要別於近代的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亦稱曰前期寫實主義——可說是完全從福祿德爾的唯理論誘導出來的。那時的德國，不但接收了法國的文藝思潮，並且幾乎要把法文作為第二國語。佛萊特立克大帝自己的法文程度就比德文好；宮庭的通行語是法語；一切上流人都以能說法語為得體；富家的保姆都用法人教小孩子學法語。文學藝術都以法國式為貴，法國的文學作品成為德國文人的模範。那時法文在德國的勢力真可注意，以致柏林學院曾出題懸賞，徵求「法語通行的理由」。

福祿特爾是理性的寫實的自由思想的詩人，但是他繼他而起的，且一樣的有大影響於歐洲文學的法國人，却是那全情緒的盧梭（Rousseau, 1712-1778）。在盧梭以前，文學作品以抒展情緒為大戒，即使是言情的作品，亦應以理智為歸宿。盧梭既出，文風為之一變。他愛自然，憎人為，故

對於抑情緒而重理智的文學，很反對的。他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實在是法國浪漫主義的先聲。佛冷克（Franko）著德國文學史，說「沒有盧梭的“Nouvelle Heloise”和“Emile”，德國的暴風雨時代（Sturm und Drang）大約不會起來的罷。暴風雨時代之根源即在盧梭的注重情緒的文學。這一句話，恐怕是難以否認的。」佛冷克這個斷語是不錯的，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實例來證明他這句斷定。西勒（Schiller）這位大詩人的作品就是深切地含著盧梭思想的。他的“Wilhelm Tell”裏，有盧梭的民主主義和個性主義。凡盧梭所唱的復歸自然，愛自由，尊正義，發展個性（智識的革命），改革與改造等等理想，在西勒的作品裏，我們一一可見。

維萊（Wieland）——也是一位大作家——的小說“Agathon”裏，也以盧梭思想作為骨幹的。書中英雄是一位崇拜自然的人，相信意志是純潔的真美的自由的。

哥德的“Herhmann und Dorothea”裏的海闊天空的理想，顯然也是受了盧梭的影響而發的。他的“Iphigenia”尤明白地表現著盧梭的自由思想的精神。Iphigenia的天真爛漫，伊的對於真理的酷愛，以及伊的純任自然衝動的天性，都使讀者深切的感到結晶的盧梭思想。

伊對 Thoms 說：「不用躊躇：只要任你情感的指示而活動就是了。」伊坦然信仰人類的本性全是善的，以誠對人亦必得著誠的報答。不但此也，盧梭的情緒奔放的作風，也似乎啓發了哥德。在哥德的少年維持的煩惱 (Die Leiden der Jungen Werther)，我們始見那熱情奔放的靈魂的呼聲的文學了。這部小說是屬於暴風雨時代的，是夢幻的感情的一派；牠對於德國當代文風和當代人心的影響，大到說不出。而這種夢幻的感情的作風，顯然是盧梭開了端的。

德國果然是受了盧梭的影響，英國、俄國、西班牙亦無不受著盧梭的影響——不如說是法國浪漫主義的影響，更包舉些——而變了本國文壇的色彩。英國的愛理斯 (Havelock Ellis) 曾說：盧梭的勢力是無往而不在的，後代文人如托爾斯泰 (Tolstoi)、愛默生 (Emerson)、喬治·伊利亞忒 (George Eliot) 都可說是盧梭的私淑弟子。歐洲文壇自文藝復興期以來，作者競注力要於古典中找求他們的題目；但自盧梭以後，忽然轉向，作者競於自然中找求他們的題材了。從古典的束縛中間掙扎出來，自己解放了自己，而力求以自然爲歸宿；這是近代文學對於古代文學的革命；盧梭是這革命軍的先鋒。在盧梭以前，所謂美，就

以合於古典文學爲標準；但在盧梭以後，大家都以合於自然作爲美的標準了。絢爛的夕陽和美麗的小花，同樣的啓發了盧梭的靈感。盧梭有的是大而熱的心，對於一切人都有一種溫和的同情。愛理斯以爲盧梭的魔力即在於此。

俄國所受法國文學的影響也是極深的。一七二二年，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遊法，極慕法國的文化，歸國時邀請了許多法國名人到俄國講學，於是俄人多學法文；法國文學在俄國極爲風行了。自經彼得大帝提倡以後，法國文學在俄國的勢力，不亞於上述德國的情形。我們都知道俄國的民族文學到十九世紀初方始成立，算來不過一百多年。以前的俄國文人的著作，都是模彷彿外國的，這外國就是法國。所以當十八世紀的時候，法國文學在俄國有絕對的勢力，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還有西班牙——他本來自己出產過幾個名震世界的文學家的——到了十八世紀後半，也完全被法國文學所征服了。法文流行於西班牙的起點，乃在路易十四的孫子做西班牙國王的時候。自此以後，幾乎有一百年之久，西班牙文人所寫的全是法文。法國文學家的傑作，自然成爲西班牙文人的模範；所以那時雖亦有少量的西班牙文學作品，但這些只能算是仿造品或翻譯品而已。最著名的小

說“Gil Blas”，稱為西班牙小說的傑作，其實只是從法國譯來的一本譯本小說罷了。那時西班牙文人自稱為「創作」的小說或戲曲，大半也是從法國文豪的作品節譯來的，——至少，也是脫胎於法國。不模仿法國文學的西班牙作家自然也有幾個，可是他們都碌碌無名。其中最著名的，如喬失·列洪（Jose Leon）曼思拉（Mansilla）散洛（Maria del Cielo）和陸蒲（Fernando Lobo）等等，在當時也還有點名聲，但不久亦就被忘却了。

但是受法國文學影響的西班牙文學家也不是竟沒有出色人物的，因為僅僅模彷彿別國是不行的，而吸取別國文學的精神以滋溉自己，却是可行的，而且由此而成的創作也可以成為傑作。所以十八世紀西班牙文人之以法國文學精神為靈感的源泉的，也有了若干偉大的作家。例如羅讓（Ignazio de Luzan）是鮑哇洛（Boileau）派的作家；他得益於鮑哇洛的著作實在不小，然而羅讓的著作亦自有其生命，羅讓還是羅讓。格拉尼莫（Henric Geranimo）在當時極有聲名，可惜他尚不脫模彷彿的束縛，所以他的著作不是獨立的。莫臘丁（Nicolas Ferdinand de Moratin）的戲曲是以拉喜納（Macine）為規式的，而以其能神化，故亦不失為不朽之作。又如薩曼尼散哥（Sanamiego）

的寓言大都脫胎於拉豐登（La Fontaine），西班牙十八世紀的文壇，幸賴此等作家，方不致十分冷落，而由此亦可見法國文學對於西班牙文壇的厚賜了。

直到十九世紀前半，法國文學還有極大的影響於西班牙文壇；但既非本節範圍內事，我們只好略而不詳了。

總之十八世紀時，世界文壇上先起「要求理知」的呼聲，繼起了「復歸自然」的呼聲，二者激盪，乃成洋洋之十八世紀文學；現在我們知道這二種呼聲都先從法國喊出，然後波及於全世界。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學，於是多受了法國文學的影響，跟著而變色彩。就中德、俄、西班牙三國的文壇完全為法國文學所左右。這是十八世紀法國文學對於世界影響之大概；下面我們再講十九世紀。

五 第五期 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歐洲文學界的兩大思潮是浪漫主義和自然主義。二者都發源於法國，而波及於全世界，使全世界文壇靡然風從。我們現在先講浪漫主義時代最著名的幾個法國文學家。

第一斯坦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出身世家，有文學的遺傳和環境；她是盧梭的熱烈的崇拜者。一八〇

二年，她的小說“Delphine”，出版，這是一部宣傳盧梭的小說，書中的女英雄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理想人物。同年，她旅行到德國，居於Weymar，和當時德國的大文豪哥德、西勒等人時相往還。後又至Geneva，在那邊，又做了文壇的中心人物。一八〇五年著“Corinne”，這是她的最偉大的作品。

斯坦丹夫人因為反對拿破崙，亡命國外，足跡半天下；她到過維也納、莫斯科、倫敦，常居於德國和意大利。她每到一處，就引起彼處文學界的注意，瞻慕她的丰采，領畧她的議論，於是她的影響就擴布開去。她是革命的自由思想的戰士，她的作風是熱情充溢，氣概高亢；她是浪漫主義的先驅。

第二 夏朵波朗 (Chateaubriand) 十九世紀最偉

大作家之一。浪漫派的中堅。他到過美洲，並在英國住過幾時。居英的時候，從他研究法國文學的人很多，法國文學思潮由此廣布於英國。他個人的作風在英國的勢力也不小；拜輪派的詩風，是受了他的影響而引起的。

第三 曼德 (Joseph Maitre) 他的最著名的作品

是幾部富於風趣的小說。一八〇三年後，他做出使俄國的大使，他的作品就在俄國得到了許多讀者。同時，法國其他

幾個浪漫派文家的作品也由他介紹到俄國，誘起了俄國的浪漫運動。

第四 囂俄 (Victor Hugo) 法國浪漫派文學到了

囂俄已盛到極點。法國的工整的戲劇，至此時猶有餘威，然而囂俄的“Hernani”上演之後，「工整派」的老根就在台下萬人的鼓掌聲中輕輕拔去了。至於小說方面，則在繆塞的時候，浪漫派已經獲得全勝了。囂俄繼之，勢焰更張，可說浪漫派文學的優點具備於囂俄一身；——雖然，浪漫派的弱點亦至囂俄而更顯露。當時各國競譯囂俄的著作；他的傑作哀史，在本國和外國啓發了不少新進作家的靈感。

浪漫主義雖然是從法國發源而漸漸影響到全世界的，但是我們亦可說各國浪漫文學之興起亦並非全然直接受了法國的影響，至少，我們可說是並非完全從法國移植過去的；至於自然主義時代則法國完全是立於首倡者的地位。法國以外各國的自然主義文學完全是直接受了曹拉 (Emile Zola) 莫泊三 (Maupassant) 的影響，跟著起來的。各國的自然主義者大都顯明的揭著「曹拉主義」的大旗，在國內號召。這是可以從事實上證明的。

當一八七一年，曹拉的羅康瑪喀爾 (Les Rougon Maquarts) 第一卷出版後，曹拉的自然主義的大旗正式

在法國文壇上豎了起來。一八九四年後，三都記陸續發表，本世紀初，四福音前二卷出世；於是曹拉主義叫做於法國文壇，並且喚醒了其他各國的作者。

那時顯然以曹拉主義在本國號召的，在意大利有浮爾茄 (*Giorgio Verga*) 和女小說家塞拉哇 (*Matilde Serao*)。浮爾茄於一八四〇年生於雪息萊 (*Stigli*) 之喀太尼亞 (*Catania*)；他開始著作時是取法浪漫派的，但在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一年之間，他的作風陡然大變，瑪拉伏列亞家族 (*I Malavoglia*) 一書完全是想摹仿曹拉的羅康瑪爾喀的體裁的。由於他的天才與努力，意大利半島上文藝的自然主義運動居然成功了，小說與戲曲兩方面都新生了大批的自然主義者。女作家塞拉哇是最著名的一個。她也是私淑於曹拉的，但她的作風却近於印象的自然主義的都德 (*Daudet*)。總之，意大利十九世紀末年的新文藝乃曹拉主義到後的結果；這是無可疑議的。

西班牙的文學，一向惟法國馬首是瞻。法國自然主義在西班牙的代表是小說家柴瑪古司 (*Eduardo Zola*) 和伊本訥茲 (*Ibenez*) 等人。柴瑪古司的作品，在思想上極似曹拉——例如他們的兒子一篇以遺傳為描寫的主點——在藝術方面有些像莫泊；總而言之，他是

一個純粹的自然主義者。伊本訥茲早年的作品如五月花之類，是屬於自然主義的；可是啓示錄的四騎士等作則頗近非戰主義 (*Pacifism*)——法國的又一文藝思潮，盛行於此次大戰後，對於現代世界文壇，也有多少影響的。在戲曲方面，自然主義更是得勢。從十九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幾個大戲曲家都是屬於自然主義的。首先把自然主義應用到舞台上的，是迪生泰 (*Dicenta*)；茹爾度斯 (*Perez Galdos*) 繼之，愈益完善。新得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倍那文德 (*Jacinto Benavente*) 有許多著作也是屬於自然派的。西班牙是浪漫主義所剩最後的一塊土，然而自從柴瑪古司他們揚起曹拉主義的劍後，浪漫派也就瓦解了。

曹拉主義在南歐的影響既如上所述，那麼，在北歐如何呢？北歐是易卜生的寫實主義的發源地。斯脫林褒格 (*A. Strindberg*)、卜爾生 (*B. Bjornson*) 早在曹拉主義征服法國文壇以前，把北歐的浪漫派餘跡掃除淨盡了；所以後來沒有高揭曹拉主義的人。但是後輩的作家如勃爾格司托姆 (*Hjalmar Bergström*)——丹麥戲曲家——包以爾 (*Bojer*)——挪威小說家——的著作，很有幾篇明白地顯露著自然主義的色彩。瑞典的拉綺爾洛孚 (*S. Lagerlöf*) 和荷蘭的考濟洛 (*Louis Coperus*) 的著作雖